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三十回 蠱婢淫鬻彰穢惡 良姊義妹話幽微

一自聲名傳芋羅，捧心西子世間多。 浣紗守我真容度，廢卻胭脂棄黛螺。

卻說李寡、紅雨壓倒彩蕭，自以為得計，益發做作不休。這日正值九月九日，耿朗生辰，雲屏五人稱賀已畢。男自眾允以下，都在儀門外。女自和氏以下，都在儀門內。依次叩拜，次是枝兒等五個行禮，耿朗就筵間各賞些美酒花糕。末後是葉兒等叩首，二十三個人我挨你，你擠我。及至拜畢起身，又這個踏著那個裙帶，那個踏著這個項帕，紛擾多時，方才散出。

是時屋內正無一個侍女，耿朗眼尖，見門檻邊落一物件。走去看時，卻是一枚廣東人事，不覺大驚。因悄悄踢在背眼處，隨即告知雲屏五人，俱各詫異。當時六人同坐，枝兒和氏等出入往來，俱不知曉。多時李寡婦走來，兩眼如鈴，四處亂睇。

猛然看見，挨身去取，已自拾在袖內。耿朗方叫道：「那是甚麼好物件？你寡婦要他作甚？」李寡婦急得一字說不出。耿朗即令和氏等搜檢，恰好褲帶上又落下一枚。耿朗怒道：「既作寡婦，不知羞恥。已自不堪，又引別人。理所不容，情真可惡！」於是令人取竹板來責問。

夢卿恐寡婦情急，混行攀扯，方要說給雲屏，暫行勸止，俟過了今日，再作理會。誰知耿朗早有香兒的讒言在心，便大聲道：「雖說一介老婢不足重輕，然使五房少女，盡皆效尤，成何體統？向來誤聽人言，壞卻許多家法。今日須行己見，整立一切規模！」夢卿聽了這樣聲口，分明是因己而發，恰與春曉所述彩蕭之言相符。遂又學了中秋故套，一字不說。李寡婦一生未受折磨，才打數板，俱已實供不諱。耿朗因向香兒道：「紅雨既為所誘，卿當何以處之？」說罷以目視夢卿。夢卿推整衣裙，一若未聞。香兒氣得面色如土。因又向雲屏道：「卿主持一家，寧得碌碌無長，因人成事乎？」雲屏氣激滿胸，再將李寡婦痛責，并將紅雨重處，立時逐出。耿朗怒猶未消，一直往西一所而去，晚間在香兒房裡，於是一連七八日未進東一所。

一同午後，夢卿在紫荊花下看丹棘解簷邊鐵馬，耿朗忽地走來，說道：「明日四娘家送兩個侍女來，一名涵靄，一名凝嵐，已足用。本要將貝錦送回，是我將彩蕭更換，卿亦允否？」

夢卿默然允。又過數日，秋雨晚作，夢卿方倚窗聽芭蕉碎響。耿朗突然而至，且道：「知二娘寂寞，特來賞雨。」夢卿即命夏亭秋階條幾設榻，青裳丹棘行酒烹茶。耿朗連飲數杯，因笑道：「飲香醪，看名卉，已是人生快事。況又國色相對，各在芳齡，志願足矣！今日必須如中秋夜，醉而後止。」夢卿道：「中秋好月，今日好雨。須暢懷以看菊花洗妝也。」耿朗見無別項言語，乃暢意大飲。須臾秉燭，花氣越香，雨聲漸大，因戲夢卿道：「吾為卿洗妝何如？」夢卿笑而不答。於是乘醉便移待香兒、彩雲的謔浪狎邪，以待夢卿，夢卿亦受而不辭。次早歡洽如昨，色笑依常。因半個月不曾進房，走在各處一看，見東套間衣架上搭著一件染過衣服，便是中秋夜酒污的，只道夢卿有意又要借此諫勸，幡然變色，茶不飲，湯不用，怏怏然走了出去。夢卿看見這光景，茫然不知所以。及至看及綠繡，乃悟道：「何人之多疑以至於此！」因令侍女將衣收過，永不穿用。

光陰迅速，已是初冬，家家拜墓，燒送寒衣。夢卿托病在家，到晚大雪紛飛，夢卿令索媽媽早關了院門，冬閣放下窗帷，倚枕凝神，燈下獨坐。聽得侍女喧笑，見愛娘披了紅氈套衣，戴著紅氈斗笠進來道：「夢娘寂寞否？今為子作竟夜之談何如？」夢卿道：「日來食不甘，寢不寐，思子久矣，何來之晚那？」

愛娘道：「良夜正永，蕭、艾輩可自便也。」於是喜兒、和兒提了燈籠回去，春曉、夏亭、秋階、冬閣、青裳、丹棘、彩蕭、彩艾，俱各自便。愛娘道：「女也不爽，士貳其德。靜言思之，何以遭此？」夢卿道：「時運不齊，命途多舛。惟有自裁自約而已！」愛娘道：「未也，裹足杜口，靈俏之心思益著。拋珠捐玉，媚妍之態度尤彰。惟輕輕再至，渙渙重來，則多疑郎之惑瓦解矣！」夢卿垂淚道：「四娘何恨，五娘何仇。乃肆其無稽，誣人重罪乎？」愛娘道：「輕輕雖去，渙渙非遙。我與大娘行且圖之，吾妹可靜待也！」夢卿道：「寸中有限，萬慮何窮，恐疑釋之秋，即病革之日矣。總姐姐之善為護持，奈彩雲之易散何！」愛娘道：「人本如寄，生死何傷？但疑釋而後身死，身死則心安。身死而疑猶存，死亦何益？且不知者見妹之死，必以為情理既虛，以死自謝，則郎君之疑無日可解，吾妹終抱不白之冤矣。若使我隱忍自守，奸人之計自窮，舊患漸泯，新患不生，是亦釋疑之一道也。吾妹之自裁自約，其計已得，心思益著，態度尤彰之說，特慮吾妹持之不堅且久耳！」夢卿道：「吾妹視妹豈陰謀以邀寵，飾貌以求憐者哉？但恐殷殷悄悄，守之終身，而昧昧昏昏，尚如一日。世無業鏡，人少青泥。赧然之生，誠不如冥然之死也！」

言畢淚下如雨。愛娘道：「生死命也，遇合時也。如以不遇而即言死，則先妹而死者，不知其幾多矣，何吾未之多見也。素患難行乎患難，妹總不能取法乎上，亦何至如匹夫匹婦之自經於溝瀆者哉！」夢卿聽了收淚道：「姐姐所言，妹妹銘諸中矣！於時雪益大、風益冷，兩人換了睡鞋，上炕圍爐而坐。」愛娘見炕上鋪了兩副裳褥，錦繡光華，芳香暢滿。因笑道：「此若令多疑郎看見，必將謂又有私約矣。」春曉又送兩個繡枕來，愛娘又笑道：「妹妹既留我宿，何不為長枕大被，以相枕藉，尚如此分門立戶，若處子之羞縮乎！」夢卿亦笑道：「同睡不妨，恐姐姐有李婆子騙紅雨的物件耳！」愛娘因亦好笑。又道：「吾妹既破涕為笑矣，可不一飲乎！於是彩蕭、彩艾暖酒，青裳、丹棘炙雉鹿以進。愛娘即命四人坐在炕下地爐前面。原來這東裡屋，乃夢卿過冬臥房。在簷下燒起火來，屋內地炕無處不熱，又一般鋪了氈氈。是時四人擲羊輪骨決勝負以為酒令。

彩蕭一連擲了四個「詭」，是輸家。青裳一連擲了四個「騷」，丹棘一連擲了四個「背」，俱是不輸不贏。末後春曉趕了來，一連擲了四個「真」，是贏家。愛娘道：「終是曉娘處處勝人，但這是小兒玩耍之法，你們何不取骰子來，每人一擲，輸了罰酒。」當下五人使擲起骰子來。彩蕭擲了個「快活三」，自輸兩杯。彩艾擲了個「咬牙四」，自輸兩杯。青裳擲了個「川七兒」，丹棘擲了個「五供養」，各輸一杯。

末後春曉擲了「四個四」，愛娘道，好個將軍掛印滿堂紅，大家各飲一杯。耍笑間已交四鼓，寒鐘響滯，凍柝聲希，浙颯颯風音戛樹，撲蘇蘇雪片鳴窗。上宿的眾氏、梁氏一齊道：「明日是上輩老公爺忌辰，奶奶們須素服早起，坐久了恐明日疲倦。於是二美就寢，群鬻方息。這一來正是：守有夫之寡，且看嫉女分爭。抱不死之身，惟願癡男一悟。